書

周

遺燕昭王書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強而國弱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

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以一齊之強燕猶狠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伯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焚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辨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伯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危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辨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

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
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
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
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
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
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
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
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
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

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五國約而攻之齊可大破
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
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
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
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
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
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
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
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
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

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謝樂間書　燕惠王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

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亦惟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偏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慮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上趙王書

蘇厲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大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

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
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
實伐空韓臣竊觀共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
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
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
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
韓之河南距沙邱而至距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
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晉韓魏之上黨則地與
國都邦屬而壤絜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强弩坐羊
腸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

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所有也今踰
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遇此代馬良
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
也今從於强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
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
孟屬之讐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
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
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魏事趙宜爲上交
今乃以邸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
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韓齊危社稷以事王

天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

晉

與庾冰請褒錄中書令刁協書　蔡謨

夫爵人者宜章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人之類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讐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

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若刁令有重罪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罪宜見孫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重罪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愷而舜舉之

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
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
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如元年車
駕釋奠拜孔子之聖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
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爾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
琦皆元年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
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則然後談者不惑受
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倡檄所
譬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筵郭璞等竝亦非爲主
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
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
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例也就不蒙贈不
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蒙贈死難
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公宜
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怪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
宜贈凡事無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
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爲貴也而刁氏今賤若以
爲富也而刁氏今貧今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
之足下察此意

北魏

與太原張偉論高允書　游雅

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惑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數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辨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震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唐

與李渤書　田弘正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獲自道於

執事者徒懇懇終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承固內自不安矣自前年朝謁得展拜執事於道路之間時苦牽事復畧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彌有不足於心矣執事以古今仁義發爲懲惡勸善之心豈有出無愧矣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鎮自念寵榮已極能無愧惕之甚哉且自二寇亂常已來六十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冀趙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爲匪人誠可悲矣寢食常念之以爲負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廷之化移獷俗之心矣弘正庸虛輒不自意思君子降重爲邑人啟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使鄙夫修擁篲之禮則向之羞姑可掩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之乎復恥而不就乎今輒虛上侔之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詣者鄙人詠之久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答元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喑棄去祿山反有名號

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
逢知讀書刻身厲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
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
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
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謹詳
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
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
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八
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
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

皆去惡爲善善人得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
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
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柳宗元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
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
煦醇懿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
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

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異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稽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諍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惕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喈喈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

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托狂狷南郭獻議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翕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單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昉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

白

宋

大名府請首薦張詠書

昨日公府試罷羣臣騰議以某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辭謂之君子況郡馬魏之輩十年往在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遣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未知覃之德遠某之行萬萬也竊敢僭盲聞於觀聽惶恐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辭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藉其用克歸於眞故周設俊造專德先可進也漢定四科叅衆善可進也迄有唐大正貢部偉行奇業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辭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爲不易之典國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仄席思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賢誘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士之列卒得知言之地感遇懽慰通於胸懷因欲盡陳其愚仗望德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

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絕往還除比歲一寧親田
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辭不逮於覃也性
復迂怪執行望於覃遠矣明公決以某爲先是不
知覃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立覃爲先則詭薄之
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乎乎古昔尊德上賢之
教也幸甚幸甚某若鬱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
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

鎮府謝兩府啟

宋祁

常山劇部全趙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綬任踰於
分榮不償慚伏念祁爲術空單稟生虺怯叨華禁

署謬籍經筵惟孤拙以自持無游說而爲助年將
壯邁疾引衰來遂丐外除冀逃多悔國有賢翰朝
無廢人料自閑州受以戎閫因過都而俾謁緣重
帥而許遷敢留於行已踐而職此蓋伏蒙某官助
邦善育爲上亟言齒擢誤加庸底思報竊以河朔
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然而狃承平
之習訓練弗精因流饉之餘廩給常乏馬不充士
官靡值才幕府欲仰給之饒度支辭經用之窘交
相爲患未知所圖伏冀廟謀深體邊務時隄於未
潰之日投藥於可療之初誓當悉心稍期集事守

符云始趨府方賒託庇高明叩衿危戀

元

與竇先生書

許衡

邇因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且驚且懼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遠別後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之意常謂天下古今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焉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知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惟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已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卽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